

傳播全球化：數位時代的神話與權力

Vincent Mosco著* / 羅世宏、唐士哲譯**

我確信您將會同意，全球化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神話，我用此詞意指一個無法拒絕的故事，包含一個核心真理，但同時也掩蓋了一些重要的（其他）真理。如我在《數位崇尚》(*The Digital Sublime*)一書中所解釋的，神話使我們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凡無趣，但神話也同時是可怕與危險的。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想討論全球化是如何同時作為一個政治力與神話。我將會把全球化和傳播科技的發展連結起來，最後討論全球網際網路治理(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的重要性，對亞洲和對全世界。

讓我從兩個景象開始。第一個，也最重要的來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寫的一本暢銷書，書名宣稱《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坦白說，飛了十五個鐘頭，繞了大半個地球而來到這裡，我差點真的希望世界是平的，但我們都知道它不是。那為什麼每個人都買這本書？我想，那是因為它給了我們一個無法拒絕的景象(a compelling image)。當然，我們並非住在一個物理上平坦的世界，但弗里曼提供的是一個關於這個世界的強而有力的願景，其地理已經被網際網路和所有的電腦傳播科技虛擬地抹平了。特別是，距離不像過去那般重要了，越來越多人參與了這個統一的世界市場經濟，要求同樣的工作

* Vincent Mosco任教於加拿大 Queen's University，通訊地址為 University Ave., Kingston, Ontario, Canada K7L 3N6。本文為 Mosco 教授在 2005 年 11 月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舉辦的「第二屆數位傳播國際研討會」之大會專題演講稿全文。

** 羅世宏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副教授，E-mail: telshl@ccu.edu.tw。唐士哲為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副教授，E-mail: sctang@mail.nhu.edu.tw

技能，工作實務與組織結構。對弗里曼而言，我們都是知識工人和知識消費者，都是同一個資訊世界的公民。不管你是美國西雅圖或印度班加洛的軟體工程師，上海或倫敦的教師，巴黎或東京的電玩迷，這個世界是變得越來越平了，它縮小成虛擬的單數現象，出於私人企業、資訊和市場所致。它提供了重要的機會——一個真正全球的市場，但它也同時意味著一個西雅圖的軟體工程師現在與班加洛、香港或台北的同業競爭工作機會。但大體上，對弗里曼而言，這是一個大勝利，因為意義最為重大的是，地球表面的圓弧曲線，高山與深海，現在都被抹平了。

弗里曼提供的景象並非唯一的全球願景可供吾人想像。他的說法代表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模範景象，全球的圖像被當作是一個光滑的藍色大理石，在幽暗廣袤的空間中熠熠生輝。這個景象有個進步的對手，那便是環保運動的景象，要求吾人將地球看成一個世界、大地之母，全人類的家園，需要我們的照顧與關懷，因為她正受到那些只將地球當作資源取用的人類威脅。根據這種觀點，地球並不是平的，但它是一個美麗的球體，供我們觀看與珍愛。

上述這兩種景象具體呈現了不同的神話。因為它們說的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故事，包含著核心真理與先驗的崇高願景，將我們從日常生活中提升，甚至有時用令人害怕的景象來激勵我們。如我在《數位崇尚》一書裡描述的，像這樣的神話，特別是與通行無阻的傳播科技的景象結合時，說服了許多人，包括某些最聰明的專家，讓他們相信我們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歷史的終結，地理的終結，以及政治的終結。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知名的媒體實驗室的前主任用啓示錄式的（但不是開玩笑的）口吻說道：「原子的世界正在結束，我們必須學習以數位的方式存在」。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同事甚至還宣告我們所知的死亡行將終結，因為很快地我們將得以將心靈、精神與身份都上傳到電腦之中，反正依摩爾定律的科技發展速度這費不了太多時間。

但面對一個形廓遠非平坦、難謂光滑，而且其歷史、地理和政治，更別說是死亡，還是如此痛切真實的世界，這些願景何以流行於塵世？

作為神話，它們對重要的真理含糊其詞，而這些真理告訴我們世界有一個奇怪的地誌(topography)，而且雖然其傾向是可察覺的，它的運行並沒有單一的、必然的或本質的方向。

神話持續不衰的另一部份原因，是它們包含一種強大但危險的真理：我們經歷了由傳播及資訊科技的全球擴展所帶來的一個轉型，市場發生了顯著擴張。其結果之一是前所未見的物質財富的成長，發生在世界的某些部分，以及某些國家的人民。網際網路與無線科技的擴展，將傳播和社會交換延伸到世界各地。因此，這個神話確實有某種核心真理在裡面。

但神話要存活和昌盛，需要的不只是這些而已。所謂世界是平的，猶如光滑亮麗的大理石，或者歷史地理和政治已經終結了，甚至連死亡也已經終結等信念，一再遭受當前事件所挑戰，這些事件顯示世界不像神話的支持者所見那般超凡，而且還世俗得很。這些信念也遭到歷史的提醒，原來我們過去曾經這麼想過。的確，歷史紀錄充斥這類應許，它們伴隨著電報電話廣播與電視而來，更別提它們曾讓我們相信核能發電將帶給我們能源豐裕，且其代價便宜到不必用電表計費的地步。什麼賦予我們抗拒當前的平凡與歷史教訓，而接受我們的數位時代的神話？我認為，那是因為全球化不只是一股產生物質的轉化的政治力，不只是因為它是博蘭尼(Karl Polanyi)精闢地在他分析資本主義歷史的大轉型的一部份。我們抗拒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證據，委身於巨大的集體歷史失憶當中，因為構成全球化的諸般景象提供了一個舒適、先驗、宛如天堂般的願景，使我們卸下日常生活的煩擾，以及歷史的指控。可不可能這樣，如果宗教是大眾的鴉片，那麼全球化就是菁英優勢人士的鴉片？

的確，我們的傳播研究領域在這個製造神話的活動的中也有份，因為我們慣於將傳播看作是本質上會將人們聚合在一起，在英文裡傳播與社區一字有同樣的字源。傳播餵養了這個全球化的神話，因為它是全球化連結 / 連帶的主要來源，這些連結 / 連帶形成了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不顧一切抗拒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詞，而稱作「網路社會」

(network society)。

但神話有其成本，而全球化神話，就像傳播的神話，掩蓋了重要的真理，使我們忽略並且為此付出代價。首先，或許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同時伴隨著不平等的大量增長，窮國與富國之間深化的落差，在近用基本資源上的落差，包括驅動我們的神話的傳播科技（想想看，整個非洲擁有的網路連線數量少於「紐約的」曼哈頓島）。這不是抹平的世界，人類之間還是有許多如大峽谷(Grand Canyons)、三峽(Three Gorges)般的阻隔。

雖然這些巨大落差很重要，但支持全球化的人握有答案在手。他們宣稱，假以時日，透過經濟成長創造的財富，全球化將會填平這些落差。換句話說，若是當今之世尚不平坦，它將很快變得至少更為平坦些。但這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甚至連批評全球化的人也經常忽略。全球化正是造成當今之世分裂與衝突的主要力量。我認為，國族主義、恐怖主義與宗教基本教義派，這三個被當作全球化之敵的力量，其實與全球化密切關連，而且都充分利用了傳播工具去推波助瀾。結果，內在於全球化的正是使世界分崩離析的力量。

國族主義通常被看作與全球化截然二分，因為它代表現代性的舊秩序，基於競爭或甚至是交戰的國家，抗拒全球市場與全球文化的拉力。的確，國族主義仍然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工具，訴諸國家主權來對抗那些威脅本國企業、工會、公共廣電業者與社會福利體系如全民健康照顧的外來挑戰。我們加拿大人將文化從與美國的貿易談判桌上拿掉，因為那是我們國族認同的根本所繫。但國族主義現在已變成全球化擴張的一個關鍵力量，各國都用國族認同及其所召喚出來的情愫，以便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諸位不用走遠，在對岸中國即可觀察到大規模的國族主義的動員，用來增進它在競逐全球市場的優勢。就此而言，全球化並未損及國族主義；而是把國族主義變得更加銳利，當作有效提升國族在全球競爭的工具。這並非一個新奇的現象。畢竟，奉國族主義之名，十九世紀美國拒絕保護境外原創作者在美國境內擁有合法著作權，

導致世界知名小說家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只得坐著火車奔走美國各地抓盜版。像當前的中國一樣，美國只是利用國族主義，以便在全球化初期佔取有利自身的位置。一旦她變成一個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IP)的淨輸出國，美國立刻加入全球著作權保護的陣營，並且呼應當年無數的狄更斯們，對智慧財產的盜版行為展開攻擊。但智慧財產是一回事，石油則是另一回事。國族主義現在被用來捍衛美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中的國家利益，從而導致衝突和衝突的威脅，從伊拉克到委內瑞拉到奈及利亞皆然。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並未因全球化而不再主張本國利用和濫用能源資源的權利，藉此增進自身在全球市場的地位。

如果國族主義被與全球化分開看待，那麼恐怖主義，體現在蓋達(Al-Qaeda)等組織，則被視為與全球化截然相反的現象。有什麼比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那群兇惡的恐怖份子的面容，與世界是平的，或光滑藍色大理石的意象更遙遠的呢？流行的觀點視恐怖組織為反對並且威脅全球化的力量（學者貝克(Ulrich Beck)將九一一事件形容為「全球化的車諾比爾（核電廠事變）」），但這種觀點至多是流於片面的。的確，近年來蓋達組織網絡的成功，乃是基於以下運作原則，而這原則剛好也是某些最支持全球化的人所擁護的。首先，像許多現代企業一樣，蓋達是一個網絡型態的組織，它避開舊秩序的集中化和嚴格的階層關係，偏好較靈活的細胞體，個人間能夠連結，必要時也可隨時解除連結。對於蓋達的成功，有位分析家歸因於它模仿了全球網絡化的企業（如麥當勞連鎖店）。用一個更炫的例子，另一位學者將蓋達看成是開放來源碼的網絡(open source network)，其結構與目標經常修改與改進，就像 Linux 作業系統一樣。真是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呢！再者，和大多這類組織一樣，蓋達使用著當今全球運籌所必需最先進的傳播科技。網站是重要的。的確，那群劫機衝撞世界貿易大樓的恐怖份子是用網路訂票系統 Travelocity.com 買到機票的。

最後，全球化與宗教基本教義(religious fundamentalism)攜手並進。後者的擴張是當前美國最顯著的發展之一。光是這個現象本身就令人不

能不正視。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基於最理性化的經濟策略的全球帝國，現在有三分之一的公民是虔誠基督徒。這些宛如宗徒再世的基督徒們(born again Christians)對於聖經的字面解釋仍深信不疑，比如，我可能不需要提醒各位，聖經教導我們宇宙在七日內創造出來，且迄今不過四千年光景。宗教基本教義有此威力，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組織網絡的發展，利用先進的電腦傳播科技，透過全球媒體網絡如基督教廣播電視網(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流通它的訊息，這樣的流通羨煞舉世的公共和私人廣播電視業者。想想看，頑強反對現代科學（包括演化論）的教會，利用最先進的科技，將他們的訊息傳遞給世界各地的教徒。現在，全球化，這個充滿衝突的矛盾過程，並未超越，更非對抗國族主義、部落主義與宗教基本教義等古老力量。全球化增強了它們，它們也利用了全球化。全球化並未把世界變平坦，也未將世界變成一塊光滑的藍色大理石，因此也沒有終結歷史，地理或政治。全球化讓人們更靠近，但也更深化了與他者的鴻溝。班加洛可能更接近西雅圖，而非更接近加爾各達；紐奧良或紐約的部分地區更像是加爾各達，而非曼哈頓。

容我深化此一分析，藉著引用我自己最近關於資訊傳播科技產業的工作委外(outsourcing of jobs)，以及關於美加關係的研究。委外通常被理解為將工作機會，包括越來越多知識與媒體產業的技術性工作，從高工資轉移到低工資地區的過程。全球化的支持者論稱，委外是擴大全球財富的自然的過程，藉由允許某些國家專精或取得比較優勢去做它們各自擅長的事。因此，路透社將低技術性的媒體工作轉移到印度，那裡有瞭解這一行的低工資勞工，同時保留了較高技術性的管理和專業新聞工作在該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倫敦。反對者強力抗拒委外，因為委外造成美國的工作機會流失，包括高科技、醫藥、法律和其他可被稱作知識處理的工作。委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說的都對，也都錯。

我的工作委外研究產出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發現，這些發現告訴我們，對全球化持單純的贊成或反對立場都顯得問題重重。首先，我們並不知道委外涵蓋哪些範圍，只知道它目前正小規模的發生，而將來則可

預期會快速成長。這似乎不足為奇，但我驚訝的是大部分的工作委外情形發生在已開發的國家之間，如一些大企業的業務由美國轉移至加拿大、愛爾蘭、英國及以色列等國，而這些國家雀屏中選的關鍵多半在於它們的低幣值。比方說，好萊塢影視製作的工作機會向北流進了加拿大，以利用該國一些有利的條件，如加幣的低廉以及溫哥華與多倫多的地理鄰近性，兩國相似的都會景觀（雖然把多倫多市變成紐約市需要在這個加國乾淨的首善之都裡布置點垃圾），還有加拿大的好治安。除了影視產業，一些有志拓展北美市場的企業，如有法國背景的美國企業或者法國企業等，紛紛看上加國的雙語環境，在當地設立了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s），或者招募需要兼通英、法語的職工。

的確，企業的工作委外有逐漸流向印度或中國的趨勢，如一些商業與知識處理的工作或廉價的勞動工作，但其間牽涉的複雜過程無法三言兩語解釋清楚。這些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不再甘於依附在第一世界的強權下，扮演低廉勞力輸出者的角色。這些國家近年來反守為攻，躍升成為工作委外趨勢的領導者。一些觀察家主張，目前工作委外現象最大的諷刺是，亞洲終於報了過去三百年來經濟發展處處制肘於西方之仇。英國的工業主義之所以能成功，在於該國在 1700 年時，對質量均優的印度棉以及布匹採禁運措施，此舉等同摧毀了印度本土的製造業。往後兩百年漫長的殖民宰制裡，印度被迫成為英國國內工業原料的提供者，而且任何可能對英國構成市場競爭威脅的製成品皆被禁止販售。但曾幾何時，幾個世紀後的今天，工作的流動開始反其道而行，印度的知識產業部門的成長奪走了英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不少工作機會。麥克·戴維斯在其著作《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大屠殺》（*Th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中主張，這個大逆轉諷刺的意味遠不如悲壯來得貼切，而以「復仇」一詞來形容印度的崛起似也若合符節。畢竟在第一波的全球化中，⁽¹⁾ 為富不仁的自由市場意識型態加深了英式的資本主義的強取豪奪，加上氣候改變，這波全球化造成了三千萬印度人與六千萬中國人死於飢荒中。

我們正在逐漸觀察到，印度的企業家們近年來不只學到了吸引外資

創造本地工作機會的路數，更學到了如何成為工作委外的掌舵者，這特別發生在高科技以及商業處理(business process)部門。印度企業在美國、中國與加拿大成功的達陣說明了這個趨勢。有一家總部在印度的跨國公司 ICICI OneSource Ltd.最近印度設立電話客服中心，開始承包印度當地以及外國企業的業務，服務項目包括客服、申訴、以及電話行銷等。除此之外，這家公司還在美国芝加哥設立分公司，提供市場分析。該公司在 2005 年收購了一家在紐約州水牛城近郊的機構，該機構負責處理美國信用卡公司裡，棘手的客戶遲繳或欠繳帳單催收。在許多新近登陸美國的印度公司中，該公司這項併購行動可謂創舉。畢竟一個印度的多國公司，假它新購得企業裡的美國籍總裁之名，行全球的信用卡帳單催收之實，這種現象讓我們見識到工作外包的意義，可不僅僅是美式新帝國主義的延伸這麼簡單而已。

印度的資訊科技服務目前年營業額已達 120 億 7,000 萬美金，這個數目是處心積慮卻難望其項背的中國同業競爭者年營業額的兩倍。目前，旗下員工已超過三萬五千人的印屬科技公司 Infosys 與 Wipro 正計畫收購中國公司，以為未來在工作委外的全球決策權中更上一層樓建立另一個更關鍵的經濟灘頭堡。Infosys 最近宣布一項投資計畫，將在中國投入 6,500 萬美金，在未來兩年裡雇用二千位電腦技術專家，並在上海與杭州建立企業培訓學園(corporate campus)。諸如此類的交易今後將更顯頻仍，且更對中國構成挑戰，因為世界貿易組織已經迫使中國取消外資禁令，該禁令曾要求外商公司錢進中國時，必須先以合資的方式才准在當地做生意。

而另一項重要企業拓展之舉，則出自印度最大的資訊科技服務提供者塔塔顧問服務(Tata Consultancy Service)之手。塔塔是印度第一個年營業額突破 10 億美金的企業。該企業已在溫哥華建立了營業基地，期能更與加拿大公司競爭美國的委外生意，並為國際客服訓練所需的技術人才。溫哥華繼多倫多、蒙特婁，以及渥太華，成為塔塔投資加拿大的第四個城市，且可能是該公司在加國最重要的投資據點，因為溫哥華在地

理上，不但最接近西雅圖的科技叢集，也靠近微軟位於華盛頓州雷德蒙市的企業總部。塔塔在北美的八千名員工，加上其積極的將事業版圖拓展至全球各地，種種跡象皆顯示，當今的印度，已遠非昔日霸道的美國公司傾倒廉價勞務的垃圾場了。

不論是 ICICI 深入美國內陸，或者是塔塔將經營觸角拓展至溫哥華，兩者皆印證了工作委外現象另一個鮮少為人關注的事實。摒除（全球化思潮中）「地理終結」的願景使得一小撮企業被如神話般的揚舉，地理特性與文化差異仍然至關重要。ICICI 併購溫哥華公司，並以此拓展信用卡帳單催收業務，是基於該公司對於地域及文化差異的敏銳直覺。再者，就像微軟必須在班加洛落腳，以利用該地區重要的高科技叢集，相同的道理，塔塔也必須待在溫哥華。塔塔落腳溫哥華不僅是爲了披上西方企業的外衣，也爲了吸收這個高科技重鎮的文化質素，並伺機成爲這個質素的一部份。

我將簡短的談一下我的第二個例子，這個例子來自加 / 美關係的研究。兩國歷來關係密切，在我與丹席勒⁽²⁾於 2001 年合寫的書中，我們的結論是兩國的互動未來將更形密切，因爲區域貿易協定支持的跨界企業整合，將創造一個橫跨北美洲大陸的網路資本主義(cybercapitalism)。縱使談不上完全的整合，兩個緊密聯繫的經濟體應當會使得兩國的政治文化更形接近，但這顯然仍未發生。民意調查顯示，加拿大社會至今仍舊堅定支持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如全民健保、國民義務教育，以及傾向廢除死刑。民調同時一面倒的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以及部屬飛彈防禦系統。除此之外，大部分加拿大人也傾向支持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以及支持不會造成預算赤字的減稅方案。而加拿大政府也總能順應輿情，在許多施政舉措上勇於與美國唱反調，包括拒絕出兵伊拉克、拒絕簽署飛彈防禦協定，以及立法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簽署京都協定，還有零赤字的政府預算編列等。美、加兩國縱有許多雷同之處，但顯然在現階段，兩國正經歷自二次大戰結束後，政治文化歧見最深的一段時期。正如《紐約時報》派駐加拿大的特派員克勞斯(Clifford Krauss)所言：「美加兩國

人民一如過往，有相似的外表與言行舉止、喜歡一樣的書籍、電視節目或電影，而且有更密切的貿易互動。但舉凡同性戀婚姻、藥物管制、與上教堂等社會議題，種種相左的觀點已在兩國間畫出一條鴻溝，鴻溝之深幾達兩國歷來共有的一些核心基本價值」。在扁平世界的迷思裡，經濟的整合或許被認為可確保政治的整合，但在詭譎的全球化地景上，事實卻遠非如此。

全球化的過程充滿矛盾與衝突。它既創造和諧，也加劇緊張、敵意與戰爭。伊拉克當前的戰役肇因於全球資源的爭奪，以及美國爲了確保其在當地的石油利益。然而除了戰端迭起，全球化也強化了原先脆弱的國際關係。美國與東非的關係在恐怖份子攻擊坦尚尼亞與肯亞後熱絡了起來。原先東非對於美國似乎無關痛癢，但由於恐怖攻擊，一夕之間，這個國家有了戰略的重要性。全球化沒有一定的方向或目的，它不時重構世界的關係，也不時將之重新洗牌。全球化呈現的不是一個扁平的世界，或一塊光滑的大理石，它呈現的是一個詭異的地景。

當我們體認到全球化的背後並沒有什麼隱形的作手在治理世界，我們就必須面對誰該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的問題。考量全球化所顯現的危險，這個問題更顯迫切。在這場演講的最後，我想與各位回到傳播的世界裡，因爲許多全球化的挑戰都包含在國際傳播治理權的鬥爭中。我的結論很簡單，不管是廣義的世界或者是傳播，這場鬥爭不是一場進步的全球化勢力與落後的民族國家間的鬥爭。事實上，民族國家與全球化都各自有其進步與落後的面向。與其視民族國家爲陳腐思潮，且欲除之而後快，重要的是如何謹慎利用民族國家，來促成正面的社會改造。

今天，傳播政策制訂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如何管理網際網路。而毫無疑問的，網路科技縱使日新月異，它需要的仍舊是舊式的管理，因爲網際網路內藏了一些在今日世界上最具策略性，也最惹爭議的資源。

網路資源的價值不若土地或石油那般昭然若揭，但網路的基礎伺服器與網域名稱至關重要，堪稱新的權力來源，也需要小心管理。這也將

導致一連串的問題：誰控制基礎伺服器？誰指定網域名稱與使用語言、誰仲裁網域擁有人的紛爭，以及保護網路建置的安全與隱私權？國碼派定或許看似技術性，但一旦有申請者希望用.ps來代表巴勒斯坦該怎麼辦？同樣的，網址的選擇也看似技術性，但是一旦有人把網址取名為「我恨威名.com」(ihatewalmart.com)或「自由西藏.com」(freetibet.com)又怎麼辦呢？目前這些權力的行使多半歸一個名為ICANN的美國私人機構所管，該機構的正式名稱是「網路網域名稱與編號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該機構體認網路掌握了全球商業貿易、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權力，也因此只聽命於美國政府，並極盡所能的緊握控制權。當美國政府堅信索馬利亞唯一的網路公司與恐怖份子有勾結，該機構迅速的切斷了對索國所有的網路服務。此舉無疑也造成世界各國的疑慮，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要求在網路管制上爭取更多的跨國治理。最近，歐盟更大出美國意表，也附議了這項要求，而剛剛才落幕的資訊社會全球峰會則是朝全球治理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³⁾

真正落實網路世界的全球管理不應是史無前例。事實上，國際傳播事務向來享有全球治理。相較於其他媒介的管理，真正史無前例的反倒是美國控制網路的程度。十九世紀時，電報的跨國風行曾引發一些疑慮，焦點在於電報該由誰控制，以及國家可否基於政治目的而管制資訊流通。當時爲了避免電報爲單一國家所壟斷，各國政府倡議設立 ITU（國際電信聯盟）來確保電傳科技的順利發展。該聯盟雖然不甚完備，但其決策模式仍採行符合民主程序的一國一票制。從創立以來，ITU 伴隨了電子傳播與廣播等媒介的到來。一路走來，該聯盟至今仍舊是聯合國建制下，振臂疾呼消弭全球傳播落差的重要推手。晚近，隨著傳播衛星的出現，以及至關緊要的衛星軌道控制權爭議乍起，世界各國政府創立了 Intelsat（國際通訊衛星公司）來處理與衛星科技發展相關的問題。眾所承認的是，美國政府的一意孤行，使得 Intelsat 民主化的程度遠不及 ITU，因爲該組織的投票制度不是採行一國一票的作法，而是端視各

國使用衛星系統的程度。即便如此，Intelsat 的運作仍如 ITU 一般發揮其功能，它精準的對即將到來的資訊戰爭提出了警世般的預測。

然而，不論是 ITU 或者是 Intelsat，美國政府皆不認為兩者足堪網路管制的表率，因為美國認為資訊紀元裡，國家應該要更能展現維護自由與開放傳播的承諾，畢竟真正公民權的落實有賴此承諾。而我必須承認，美國的堅持不是沒有道理。你不需要走多遠，就可以發現對網路的言論自由與開放傳播虛與委蛇的國家。我仍記得，當我站在中國的長城上，我是如何的為其建築的宏偉所感動。但老實說，同樣在中國，那道阻隔甚至非罪傳播的（網路）防火牆可就不像長城那般神聖且不可侵犯了。然而，縱使美國政府疾言網路自由價值的重要，一些美國的企業巨人們卻成了築起那道科技長城的共謀者。比方說，微軟提供軟體協助中國政府追蹤異議人士，而雅虎則吞吞吐吐的供出了違反言論限制的訂戶名單，雅虎此舉還導致一位倡導言論自由的人士身陷囹圄。

因此，沒錯，當論及自由且開放的傳播環境時，世界各國的政府與企業必須長點智慧。但這樣的指陳只是為了強調各國必須更攜手共力，來維護網路這個稀珍的資源。近來已有一些跡象顯示進展。經過三年多的討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會剛剛接受了一個保障文化多樣性以及藝術表現自由的會議動議。網路的重要性不應在這項保障動議中缺席。畢竟，若網路無法被納入全球治理中，成為其重要項目，我們遲早自食資訊戰爭惡果的預言將提早成真。唯有網路的福澤廣被，才稱得上是這項科技的成功，而這也可說是傳播政策對於全球化，以及更重要的世界和平，理應貢獻良多之處。

註釋

- (1) 譯注：第一波全球化發生在 1870 年與 1914 年間。這一波的全球化起因於跨國交通與傳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刺激國際貿易的興盛。這一波全球化除了加速區域間的貿易整合之外，也帶動了大規模的移民潮。據估計，在這幾十年間，約有六千萬人由歐洲移民至美洲、大洋洲，以及東部與南部。
- (2) 譯注：參見 Vincent Mosco 與 Dan Schiller 合編之 Continental Order 一書。
- (3) 該峰會分兩階段召開，第一階段於 2003 年在日內瓦召開，第二階段則於去年底在突尼西亞突尼斯召開。



智慧藏